本书当可作为竹内好《近代的超克》在知识层面的续篇。本书译者董炳月在译后记中专门分辨了日语中“近代（きんだい）”的涵义，指出，“近代的超克”应当被译为“现代的超克”，孙歌原封不动地照搬，属于误译。

本书作者为子安宣邦，据称是丸山真男之后，日本思想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，子安宣邦也在许多方面推翻、超越了丸山真男的结论。本书的形成，是在杂志上连载文章的集合，虽然核心的主题是一致的，即“现代的超克”议题，但作者也探讨了相当多的侧面。竹内好的《现代的超克》无疑是最重要的启发与本书的批判对象，但本书的关注绝不仅限于竹内好文中所写，亦将笔触延伸至了“大陆政策十年之探讨座谈会”、日本浪漫派诗人、宝田与重郎关于战争失败的图景、竹内好的鲁迅“奴隶论”等等，丰富了“现代的超克”的知识界背景。

有评价者认为，本书写得是很通俗而易懂的，笔者认为部分如此。大概是由于笔者阅读日本思想史学界的作品实在有限，还不太能适应相关的学术规范、写作风格（当然，这也有可能仅仅是本书作者的风格），总是觉得，本书写得有些枝蔓横生，读来不够清爽，难以迅速把握住作者所想要传达的完整信息。

无论是“现代的超克”座谈会，还是竹内好对此反思回顾而写的文章，抑或是子安宣邦在数十年后，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并展开对竹内好的批判，我们所看到的内容，主要是日本知识界的内部运动。这一“知性的震颤”，似乎是不属于一般日本人的。当我们谈到思想史的问题时，精英阶层与一般民众思想之间的交汇、影响当是一重要的课题。就“现代的超克”来说，作为知识界为战争正当性所作的涂抹与哲学性解释，若是仅仅停留于知识界内部，当是不足够或效用甚有限的，非得要看到其延伸至民间与否，方知其影响。就书中所透露，似乎“现代的超克”无论积极与消极的涵义，止局限于知识界而已。

竹内好的文章是对“现代的超克”座谈会的反思，本书则是对竹内好思想的批判。作者认为，竹内好是在进行一种欺骗，原本的“超克论”是为“大东亚战争”进行辩护的修辞，所谓应当通过战争超克的“现代”，同样是在进行战争的自我。而竹内好则将这一伪装赋予在亚洲身上，提出所谓“作为方法的亚洲”。

走笔至此，笔者应当承认，他未能清楚地梳理作者的行文逻辑。无论是哪一种批判，似乎对于笔者所熟知的语境而言，都有一层陌生的存在。但最为熟悉的，倒是被批判的对象，即“现代的超克”背后的“知性的震颤”与“错误的感动”，这大概是由于，周遭之环境，也有类似之氛围，以表面崇高之理由，鼓动着一种军国主义式的自我矛盾的进攻。历史的覆辙倒未必需要同一主体。